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經義述聞

(三)

王引之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經義述聞

(三)

王引之著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經義述聞第五

毛詩上五十一條

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

家大人曰。廣雅曰。莫莫。茂也。周南葛藟篇。維葉莫莫。大雅旱麓篇。莫莫葛藟。皆是茂盛之貌。毛傳因是刈是穫。而云莫莫成就之貌。因施于條枚。而云莫莫施貌。緣詞生訓。皆非也。莫莫葛藟。猶言維葉莫莫。維葉莫莫。猶言維葉萋萋耳。毛傳。萋萋。茂盛貌。

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

卷耳篇。我馬虺隤。我馬元黃。毛傳曰。虺隤。病也。元。馬病則黃。小雅何草不黃篇。何草不黃。何草不元。箋謂黃爲歲晚草黃。元爲始春之時。草牙孽者將生。必元。引之謹案。虺隤。疊韻字。元黃。雙聲字。皆謂病貌也。傳言元馬病則黃。失之。何草不黃。何草不元。元黃。亦病也。猶言無草不死。無木不萎也。以草病與人之勞瘁。亦中谷有藹藹。其乾矣之意。箋言歲始草元。歲晚草黃。亦失之。爾雅曰。虺頽。元黃。病也。凡物病皆得稱之。孫炎屬之馬。郭璞屬之人。皆非也。孫炎曰。虺頽。馬罷不能升高之病。元黃。馬更黃色之病。郭璞駁之曰。虺頽。元黃。皆人病之通名。而說者便謂之馬病。失其義也。詩言何草不黃。何草不元。以是明之。

薄言有之

芣苢篇采采芣苢。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。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。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。薄言撝之。采采芣苢。薄言枯之。采采芣苢。薄言擷之。毛傳曰。采。取也。有。藏之也。掇。拾也。撝。取也。枯。執殽也。擷。殽曰擷。家大人曰。詩之用詞不嫌於複。有。亦取也。廣雅曰。有。取也。首章泛言取之。次則言其取之之事。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。若首章既言藏之。而次章復言掇之撝之。則非其次矣。大雅瞻卬篇曰。人有士田。女反有之。人有民人。女覆奪之。是有爲取也。

翹翹錯薪

家大人曰。漢廣篇。翹翹錯薪。言刈其楚。翹翹與錯薪連文。則翹翹爲衆多之貌。言於衆薪之中。刈取其高者耳。傳箋以翹翹爲高。則與下句相復。廣雅曰。翹翹。衆也。義蓋本於三家。

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

汝墳篇。伐其條枚。毛傳曰。枝曰條。榦曰枚。正義曰。以枚非木。則條亦非木。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。終南云。有條有梅。文與梅連。則條亦木名。故傳曰。條。榦。與此異也。下章言條肄。亦非木名也。引之謹案。三復文義。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。謂伐其條樹之枚。伐其條樹之肄耳。遵彼汝墳。伐其條枚。猶言陟彼高岡。析其柞薪。第七字。木名也。再以全詩之例考之。詩凡言伐木者。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。如云。伐木丁丁。伐木猗猗。

矣。析薪地矣。析薪如之何。會伐平林。木也。薪也。林也。皆大名也。或專指其木之名。如云。翹翹錯薪。言刈其楚。蔽芾甘棠。勿剪勿伐。樹之榛栗。椅桐梓漆。爰伐琴瑟。坎坎伐檀兮。葛門有棘。斧以斯之。蠶月條桑。取彼斧斨。以伐遠揚。薪是稷薪。析其柞薪。樵彼桑薪。芄芄械。薪之樞之。徂來之松。新甫之柏。是斷是度。松柏九丸。是斷是遷。皆是也。若不舉大名。又不專舉其木之名。而遽云伐其枝幹。則文不成義。傳說疏矣。大雅旱麓篇。莫莫葛藟。施于條枚。箋曰。葛也。藟也。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。此說亦非也。莫莫葛藟。施于條枚。猶言葛與女蘿。施于松上。第七字。木名也。詩凡言葛生蒙楚。葛生蒙棘。有敦瓜苦。烝在栗薪。南有樛木。葛藟纍之。南有樛木。甘瓠纍之。皆實指其所依之樹。不得如箋所云也。

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

麟之趾篇。振振公姓。振振公族。毛傳曰。公姓。公同姓。公族。公同祖。集傳曰。公姓。公孫也。姓之爲言生也。引之謹案。公姓公族。皆謂子孫也。古者謂子孫曰姓。或曰子姓。字通作生。商頌殷武曰。以保我後生。箋曰。以此全守我子孫。特牲饋食禮。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。鄭注曰。所祭者之子孫。言子姓者。子之所生。典禮曰。納女於天子。曰備百姓。鄭注曰。姓之言生也。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。廣子姓也。玉藻曰。縞冠元武。子姓之冠也。注曰。謂父有喪服。子爲之不純吉也。大傳曰。其庶姓別於上。而戚單於下。姓。謂子也。庶姓別於上。卽下文之別子與周禮司儀之云。士揖庶姓者不同。爲祖。日知錄曰。此姓爲子姓之姓。與周禮司儀之云。士揖庶姓者不同。喪大記曰。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。注曰。子姓。謂衆子孫也。姓

之言生也。昭四年左傳曰：問其姓，對曰：余子長矣。杜注曰：問其姓，問有子否。三十二年傳曰：三后之姓，於今爲庶。楚語曰：帥其子姓，從其時享。章注曰：姓，同姓也。始言同姓耳。吳語曰：一介嫡女，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。即曲禮所謂越語曰：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。章注曰：國子姓，亦非是。墨子非儒篇曰：子姓皆從，得厭飲食。列子說符篇曰：秦穆公謂伯樂曰：子之年長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伯樂對曰：臣之子皆下才也。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：家人子姓和臣妾力，則家富。丈人雖厚衣食，無傷也。子姓不和臣妾不力，則家貧。丈人雖薄衣食，無益也。今本治要姓譌作姪。姓姪草書相似，故譌。呂氏春秋疑似篇曰：梁北有黎邱部，有奇鬼焉，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。姓今本譌作姪。文選韓子八經篇曰：亂之所生者六也。主母、后姬、子姓、兄弟、大臣、顯賢。史記外戚世家曰：既驩合矣，或不能成子姓。魏其武安侯傳曰：跪起如子姓。姓，今本亦譌作姪。漢書作子姓。顏師古曰：姓，生也。漢書儒林傳曰：丁姓，字子孫。廣雅曰：姓，子也。是姓爲子孫之通稱也。公族猶公姓也。莊十二年左傳曰：戴武宣穆莊之族。杜注曰：宋五公之子孫。二十三年傳曰：晉桓莊之族。僖注曰：桓叔莊伯之子孫。成十五年傳曰：二華，戴族也。司城莊族也。六官者，皆桓族也。昭八年傳曰：陳顓頊之族也。注曰：陳祖舜，舜出顓頊。晉語曰：天胙將在武族。韋注曰：族，嗣也。襄十年左傳僖陽，妘姓也。使周內史選其族嗣。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。公子公姓公族，皆指後嗣而言。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。序曰：雖衰世之公子，皆信厚如麟趾之時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，蓋得

其旨矣。

維鳩方之

召南鵲巢篇。維鵲有巢。維鳩方之。毛傳曰。方。有之也。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。云。房之猶居之也。引之謹案。鳥巢不得言房。方當讀爲放。分罔切。天官食醫。凡君子之食恆放焉。論語里仁篇。放於利而行。鄭孔注竝曰。放。依也。墨子法儀篇。放依以從事。放亦依也。放依之放通作方。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。堯典。方命。堯族。今文。尙書方作放。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。字或作旁。諸派切。莊子齊物論篇。旁日月。挾宇宙。釋文引司馬彪注曰。旁。依也。維鵲有巢。維鳩方之者。維鵲有巢。維鳩依之也。古字多假借。後人失其讀耳。

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

召南采芣篇。被之僮僮。夙夜在公。被之祁祁。薄言還歸。毛傳曰。被。首飾也。僮僮。竦敬也。祁祁。舒遲也。去事有儀也。家大人曰。詩言被之僮僮。被之祁祁。則僮僮祁祁。皆是形容首飾之盛。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。僮與童通。廣雅曰。童。童盛也。釋名曰。幢。童也。其貌童童然也。皆謂盛貌也。小雅大田曰。有渰萋萋。興雲祁祁。大雅韓奕曰。諸娣從之。祁祁如雲。是祁祁亦盛貌也。

素絲五緇

羔羊篇。素絲五緇。素絲五緇。素絲五總。毛傳曰。緇。數也。緇。縫也。總。數也。引之謹案。緇訓爲縫。本於爾雅。蓋

取界域之義。孫炎爾雅注曰。絨縫之界域。今釋三章文義。實不當如爾雅所訓。絨總皆數也。五絲爲絀。四絀爲絨。四絨爲總。五絀二十五絲。五絨一百絲。五總四百絲。故詩先言五絀。次言五絨。次言五總也。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。五絲爲緝。倍緝爲升。倍升爲絨。絨。今本譌作絨。埤雅引此正作絨。倍絨爲紀。倍紀爲緦。倍緦爲緡。豳風九罭釋文曰。緡字又作總。然者絨者二十絲。總者八十絲也。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。緡八十縷也。史記孝景紀。令徒隸衣七縷布。正義與孟康注同。晏子春秋雜篇曰。十總之布。一豆之食。說文作緡。云布之八十縷爲緡。正與倍紀爲緡之數相合。絀之數今失其傳。案釋文曰。絀本又作佗。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。則知五絲爲絀。卽西京雜紀之緡矣。

三五在東

小星篇。嘒彼小星。三五在東。毛傳曰。三心五嚙。正義曰。知三爲心者。下章云。維參與昴。昴不五星。則五非下章之昴也。五旣非昴。則三亦非參。三旣非參而心亦三星。故知三謂心也。引之謹案。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識曰。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。觀河渚。乃有五老游渚。飛爲流星。上入昴。又引注曰。入昴宿則復爲星。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。而以五老爲金水木土五星之精。其據此則漢以昴宿則復爲星。說非是。五緯之精。無爲上入昴也。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。據此。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。或有降精爲五老之說。其參之三星。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。蓋參之爲言猶三也。且昴畢觜參相距不遠。故得俱見東方。若心嚙相距甚遠。心在東。則嚙在西。不得言三五在

東矣。三五舉其數也。參昴著其名也。其實一而已矣。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。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：熊旗六旂以象伐，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。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：龜旒四旂以象營室。今本旒誤作蛇。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。此古多於今也。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，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，元命包以爲六星，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，此古少於今也。

如有隱憂

邶風柏舟篇：耿耿不寐，如有隱憂。毛傳曰：隱，痛也。正義曰：如人有痛疾之憂，引之謹案。如讀爲而，惟有隱憂，是以不寐。非謂若有隱憂也。易林屯之乾曰：耿耿寤寐，心懷大憂，得詩人之旨矣。隱即憂心慙慙之慙字，或作殷。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：阮籍詠懷詩注：謝瞻答靈運詩注：劉琨勸進表注：稽康養生論注：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。說文曰：慙，痛也。廣雅曰：殷，痛也。此傳曰：隱，痛也。小雅正月篇：憂心慙慙，彼傳曰：慙，慙然痛也。楚辭九歎：志隱隱而鬱怫兮。王注曰：隱隱，憂也。引詩憂心隱隱，皆其證。又案易林：耿耿寤寐，心懷大憂，以大代殷。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。喪大記：主人具殷奠之禮。鄭注：精小之微也。楚辭九歎：隱虹之透也。王注：隱，大也。楚辭哀時命：夜炯炯而不寐兮。懷隱憂而歷茲。王注：亦以隱憂爲大憂。隱一本作殷。炯炯猶耿耿耳。楚辭遠遊：夜耿耿而不寐兮。耿一作炯。而

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

綠衣篇。心之憂矣。曷維其亡。箋曰。亡之言忘也。小雅沔水篇。心之憂矣。不可弭忘。正義曰。不可止而忘之。鄭風有女同車篇。德音不忘。箋曰。不忘者。後世傳其道德。秦風終南篇。小雅蓼蕭篇。並曰。壽考不忘。蓼蕭正義曰。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。引之謹案。亡猶已也。作忘者。假借字耳。管子乘馬篇。今日不爲。明日而忘。其號。比于盡仁而遺其身。顏師古注。忘。亡也。並與亡同。淮南脩務篇。南榮嚙恥。聖道之獨忘於已。賈子勸學。曷維其亡。猶言曷維其已也。不可弭忘。猶言憂從中來。不可斷絕也。德音不忘。猶言德音篇亡。作忘。曷維其亡。猶言曷維其已也。不可弭忘。猶言憂從中來。不可斷絕也。德音不忘。猶言德音不已也。壽考不忘。猶言萬壽無疆也。周語曰。萬年也者。令聞不忘之謂也。亦謂令聞不已也。
後世而今聞不亡。其字止作亡。解者皆失之。

終風且暴

家大人曰。終風篇。終風且暴。毛詩曰。終日風爲終風。韓詩曰。終風。西風也。此皆緣詞生訓。非經文本義。終猶既也。言既風且暴也。爾雅曰。南風謂之凱風。東風謂之谷風。北風謂之涼風。西風謂之泰風。而風。爲暴。風而雨土爲霾。陰。然則終爲語詞明矣。以上三句。燕燕曰。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北門曰。終窶專釋此詩之文。而亦不及終。風。陰。然則終爲語詞明矣。以上三句。燕燕曰。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北門曰。終窶且貧。莫知我艱。小雅伐木曰。神之聽之。終和且平。甫田曰。禾易長畝。終善且有。正月曰。終其永懷。又窘陰雨。終字皆當訓爲既。
兄弟。言既鮮。兄弟也。兄弟。言既遠。兄弟也。兄弟。言既定。兄弟也。兄弟。言既允。兄弟也。兄弟。言既而允。不聽政事。終而能改。卒霸天下。言既而能改也。三年。既終語之轉。既已之既轉爲終。猶既盡之既。

轉爲終耳。解者皆失之。

深則厲 在彼淇厲

爾雅曰：濟有深涉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揭者，揭衣也。以衣涉水爲厲，繇膝以下爲揭。繇膝以上爲涉。繇帶以上爲厲。邶風匏有苦葉篇，毛傳與爾雅同。戴氏毛鄭詩考正曰：旣以衣涉水矣，則何不可涉？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，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。許叔重說文解字，斨，履石渡水也。引詩深則斨，字又作漚，省用厲。鄆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：段國沙州記，吐谷渾於河上作橋，謂之河厲。此可證橋有厲名。詩之意，以淺水可褰衣而過，若水深，則必依橋梁乃可過。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。衛詩淇梁淇厲，竝稱厲，固梁之屬也。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。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：戴仲說文以匡爾雅，其說辯矣。然古字假借，義相貫通，不得專主一解。衛風言淇厲，無妨橋有厲名。至於深則厲之文，當從爾雅，不可易也。何則？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，相如上林賦云：越壑厲水。大人賦云：橫厲飛泉，以正東。劉向九歎云：櫂舟航以橫漚兮。又云：橫汨羅以下漚。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，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。列子說符篇：縣水三十仞，圓流九十里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，是厲爲以衣涉水也。釋文引韓詩云：至心曰厲，謂之至心。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。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。許氏撰五經異義，主於各推所長，合其要歸。故說文引經文，間存異義，要皆折衷於爾雅。其解涉字云：徒行厲水也。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。詩之意，以涉水尙當

度其淺深。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。因喻見意。不必見屨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。引之謹案。厲之言陵厲也。陵水而渡。故謂之厲。厲字卽承上句涉字言之。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。義與爾雅同也。列子曰。有一丈夫方將厲之。宋玉大言賦亦曰。流血冲天。車不可以厲。是厲爲涉水之名。厲者橫渡之名。大也。因而行亦謂之厲。楚辭遠遊。徐弭節而高厲。大人賦紛鴻溶而上。厲是也。非謂橋梁也。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爲是。且深則厲。淺則揭。相對爲文。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。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。說文以礪爲屨石渡水。仍取渡涉之義。非以礪爲石橋也。衛風有狐篇。在彼淇厲。毛傳曰。厲深可厲之旁。案厲謂水厓也。廣雅曰。隄厓也。又曰。隄厓厲方也。又曰。邊厓旁。隄方也。方亦旁也。隄厓厲皆在旁之名。故皆訓爲方。厓在水之旁。故厲可訓爲厓。又可訓爲方。秦風蒹葭篇曰。在水一方。又曰。故蘇武詩曰。各在天一涯。涯在天一方。古詩曰。二章言淇厲。三章言淇側。其義一也。水旁謂之側。亦謂之厲。水厓謂之厲。亦謂之側。故魏風伐檀篇。實之河之側兮。毛彼傳曰。側猶厓也。史記張釋之傳。從行至霸陵。居北頭。廁近霸水。如淳曰。居高臨垂邊曰廁。蘇林曰。廁。邊側也。索隱曰。廁。霸水之厓也。劉氏淇厲音初吏反。包愷音側。義亦兩通。案廁與淇側。河側同義。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。與淇側同義。猶河干與河側同義。是淇厲爲淇水之厓。非承上淇梁言之。毛以厲爲深則厲之厲。非也。謂毛深可厲之旁則非。而戴以厲爲梁厲。亦非也。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。吐谷渾於河上作橋。謂之河厲。自以厲爲水旁則是。是橋梁之名。既非深則厲之厲。又非淇厲之厲。且河厲之名。出於後代。不足以證經也。

濟盈不濡軌

家大人曰。匏有苦葉篇。濟盈不濡軌。釋文曰。軌。舊龜美反。謂車轆頭也。依傳意。宜音犯。案說文云。軌。車轆也。從車九聲。龜美反。軌。車軾前也。從車凡聲。音犯。車轆頭。所謂軌也。相亂。故具論之。李成裕曰。案毛傳云。由轆以上爲軌。陸所謂依傳意。宜音犯也。又引說文。以爲軌是車轆。軌是車軾前。又云。車轆頭。所謂軌也。相亂。故具論之。其說未明。不知軌字自有二義。其訓爲車轆者。中庸車同軌是也。其訓爲車轆頭者。則少儀之祭左右軌。范是也。軌。范竝言。則顯然兩物矣。少儀注云。周禮大馭。祭兩軾。祭軌。軌與軾於事同。今本疏改正。據孔謂轆頭也。軌與范聲同。謂軾前也。正義云。軌謂轂末。周禮大馭。祭兩軾。祭軌。此云。祭左右軌。范兩文正同。則左右軌與兩軾是一事。故云。軌與軾於事同。謂轆頭也。又云。轂末之軌。此經左右軌是也。其車轆亦謂之軌。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。與此字同而事異也。合周禮禮記觀之。是車轆頭謂之軾。又謂之軌。轆頭在軌之下。車之濟盈。必濡其轆頭。不必作軌也。且以古音言之。軌居酉反。牲莫九反。此章瀾聲盈。鳴軌牡。用韻甚密。若軌字作軌。則出韻矣。無是理也。此處訓詁。當用鄭轆頭之說爲確。集傳讀軌作九音。是也。但訓軌爲轆。轆非車上之物。則不可以言濡矣。成裕此說。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。又案毛傳曰。由轆以上爲軌。轆本作軸。古轆軸同聲。說文。軸。從車由聲。由與舟聲相近。故鄭風清人篇。呼車軸之軸聲如轆。今直隸人故軸誤爲轆。軌上當有濡字。寫者脫去耳。上章傳曰。由膝以上爲涉。厲謂由帶

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。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。軌者軸之兩端。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減軌。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。與上由膝以上爲涉。厲謂由帶以上。文義正同。知非由軌以上者。軌承衡者最高。承軫者最下。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爲下曲而承軾之處皆未可知。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。故不得言由軌以上也。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。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。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。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。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。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。此云爲濡軌。濡軌亦濟水之名。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。與由膝以上爲涉。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。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。釋文曰軌舊龜美反。謂車轆頭也。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于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。軌爲軸之轆頭。故有車轆頭之訓。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軌。軌上又脫濡字。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。又以軌非軌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。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軌。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。余曩時說此傳以軌上不得有軌。曾謂由軌以上之上當爲下段。氏若膺聞而譴之。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。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。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軌。軌上又脫濡字耳。今更正其義如此。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。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。經不云濡軸者。軸在軾下爲軾所蔽。不若轆頭爲人所易見。故以

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。晏子春秋諫篇曰：景公爲西曲潢，其深滅軌，滅者沒也。水由軸以上，則轆頭沒入水中。故曰滅軌。此與文選懷舊賦撤含冰以滅軌不同。彼謂寒冬水淺之時，乘車濟洛，轍中含冰，其迹漫滅也。若水深，則豈但滅轍而已。晏子其深滅軌，乃狀其潢池之深。則當謂水過轆頭，乃見其深。若謂水裁滅轍，則不言滅軌而言滅軌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。猶少儀祭左是淺池而非深池矣。段氏合以爲一，非也。右軌而不祭軸，但祭其易見者耳。又案由膝以上，謂水裁過膝，猶未至於帶也。由帶以上，謂水裁過帶，猶未至於胷也。故毛傳釋深則厲曰：由帶以上而韓詩曰：至心曰厲。見釋文。則去帶不遠可知。以此推之，由軸以上，亦謂水裁過軸，猶未至於軫也。至軫則不可以濟矣。水去軸未遠，則但謂之濡軌，而其度已明。若由軸而軫而較，皆在水中，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。

段氏經韻樓集曰：軌之本義，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。輿之下兩輪之閒，成扁方形，是曰軌。軸之上爲軛，軛之上爲輿。引之案：輿上爲輿，則由軛以下之度，卑於由軛而軸而下至地。考工記曰：軛崇三尺有三寸也。則由軛至地，過於三尺三寸。水深過軸而至軛，則必入輿。輿者，人所居也。故傳以軛爲高下之節。引之案：軛在輿前，上曲而承衡，在後者下曲而曰由軛以下爲軌。如段說，軌謂輿之上，不作以下。且承軛，其高下之度無定，不可以爲節。曰由軛以下爲軌，如段說，軌謂輿之上，不作以下。且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爲軌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：兩輪之閒曰軌，自其廣陋言之，所謂徹廣六尺也。引之案：而云由軛以下乎？謂車迹與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。毛公曰：由軛以下曰軌，自其高下言之。引之案：徹迹之軌，以述之左右相距言之。無以高下所謂軛崇三尺有三寸也。引之案：軛謂軸之兩端，非謂由軛以下也。毛不言兩輪之閒者，毛意主高下，不主廣

陋也。引之案。輿橫而覆於上。輪縱而夾於旁。備言之。乃見扁方之形。若但云由軌以下。而上不及輿。旁不及兩輪。則不成方矣。何以知爲扁方。軌亦曰徹。徹者通也。中空而通也。軌徹以空方立名。非有物也。故必假輪與軌以爲言。引之案。段氏此說。其誤有三。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。皆謂水之所至。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。而由軌以上。則但釋車軌之名。而不及水之高下。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。其誤一。傳文由軌以上爲濡軌。今本誤作由軌以上爲軌。軌字誤而上字則不誤。未嘗云由軌以下也。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。遍考書傳。皆無此訓。其誤二。經言濡軌。實有其物。若輿下輪內之空處。則不可以言濡矣。傳曰濡漬也。謂轆頭入水。爲水所濡也。輿下輪內之空處。何物之可濡乎。其誤三。且高誘所謂兩輪閒者。指徹廣言之。非謂輿下空處也。高氏之說凡三見。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註。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。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。夫所謂方軌者。方並也。軌徹迹也。鄭注考工記匠人曰。經緯之涂。皆容方九軌。軌謂徹廣。是也。班固東都賦。方軌並跡。方猶並也。軌猶跡也。所謂結軌者。卽結徹也。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。徹者跡也。高注曰。結交也。車輪之跡。來往縱橫。彼此交錯。故曰結交也。若輿下輪內之空處。則彼此不能交錯矣。史記司馬相如傳。結軌還轅。東鄉將報。索隱引張揖曰。結。屈也。軌車迹也。蓋車本西行。還車東鄉。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。但輿下輪內之空處。則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。車軌結乎千里之外。車軌與足跡並言。則軌之爲跡可知。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。謂卻走馬以糞。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。車迹可並列。亦